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十八

十九



道德經釋略卷五

門人王

興重閣

游萬借校正

第四十五章

鄭宗命梓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林子曰。成者自以為成。非大成也。而大成也者。其心若缺。不自以為成也。盈者自以為盈。非大盈也。而大盈也者。其心若冲。不



自以爲盈也。其曰大直若屈者何也。似若屈矣而不能直也。屈而直之。斯其爲直也大矣。曰大巧若拙者何也。似若拙矣而不能巧也。拙而巧之。斯其爲巧也大矣。曰大辯若訥者何也。似若訥矣而不能辯也。訥而辯之。斯其爲辯也大矣。

林子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而靜。而爲天下正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清靜者。乃本之常道者然也。故名其經不曰清靜經。而曰常清靜經者。何也。蓋此清靜。乃從真常之性。而清而靜爾。故曰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夫苟能知此真常之性矣。則自有不清而清。不靜而靜。而非有待於清。而後能清。非有待於靜。而後能靜也。

唐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



務儉素。不炫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閣。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爲池。夫天地且不足。而况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己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老子億此言聖人盡性至命之學也。若夫世儒情於性命之原。而狃乎口耳之習。繕性於俗學。汨欲於俗思。其心之馳騫也愈遠。而其蒙蔽也愈深。其去聖學也遠矣。聖人則不然。故不待出戶之有所行也。而能盡知天下之情者。以人之情。卽己之情也。不待窺牖之有所見也。而能指名天地之道者。以天之道。卽己之道也。皆以其柵柄在我也。此所以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不待有所作爲。而庶務自戾也歟。中庸參贊位育之功。皆本於至誠盡性之妙。理正如此。

####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爲。無爲者。真常也。未發之中也。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爲之地邪。何以謂之無爲。而無不爲。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息者在也。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林子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歸於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信。而復歸於信乎。故曰德信。

###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林子在武夷。有二方。生爭論出生入死章。不德氏曰。十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二足二。故其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之厚。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



邪。有作又釋。無以爲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有頭。二手。二足者。五體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以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五臟四門四體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爲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體。與夫精氣神三者。是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或者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而有道之士。惟其不失赤子之心爾。故亦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矣。今日不以其身而生也。不以其身之曰精曰氣曰神而生也。敢



問何謂也。林子曰。夫赤子含德之厚。而不  
螫。而不據。而不搏。余嘗聞其語矣。若不知  
所謂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徒索之  
形骸之內。曰精。曰氣。曰神者。抑末矣。豈老  
子玄而又玄之旨。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之  
真實微妙義邪。

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  
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  
在天爲南北斗。在體爲九竅四肢。在用爲  
六慾七情。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  
中七六覓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  
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之。  
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  
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  
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  
也。蓋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  
徒乎。赤蛇纔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發疾



於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林子曰。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真



常之性。自然而然而也。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宰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熟。是謂玄德。集解。此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林子曰。萬物之母。而始於天地。故能生物者。天地也。天地之母。而始於先天。天地生。故生天地者。先天。天地生也。今以我之身而言之。萬物皆備矣。而吾身之所謂天地者。豈非吾身萬物之所從生乎。吾身一天地矣。而吾身之所謂先天。天地生者。豈非吾身天地之所從生乎。而曰塞其兌。閉其門者。是



乃所謂知子以守母。守母以返始。藏其用而不出也。若道家之所謂形中子母。氣以守神。神以守氣。交相戀守。混融爲一。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大抵老氏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以爲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何身也。豈非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爲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

有儒門胡姓者。能詩。能文。能習於禮。能覽三氏經典。造林子而問虛空本體之身。林子曰。虛空本體之身。乃釋氏之所謂非身大身者。天且不足以擬其大矣。地且不足



以擬其廣矣。故曰非身大身。屢問而林子  
屢與之言。且至浹旬。尚不能明其義。林子  
於是不得已。乃以堯舜仲尼養成之氣言  
之。堯舜太和元氣流行宇宙。豈非堯舜有  
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流行於宇宙而  
無間邪。仲尼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豈非仲  
尼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充塞於天  
地而無外邪。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不曰  
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一身者然乎。邵子  
曰。聖人通古今為一息。不曰聖人養成之  
氣。充滿於天地古今者然乎。而所謂非身  
大身者。可槩見於此矣。胡生喜曰。吾乃今  
始識吾之所謂非身大身者。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林子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  
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  
常名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  
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卽常卽性。旣得



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子曰。常者。常道之常也。光歸其明。非以襲常乎。

###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介然猶言忽然。介然有知。忽然而有覺也。除。修治也。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爲已。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天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位。天地而不位乎。以此大道以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子曰。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以此者。蓋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與。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皃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巳。

螫音釋。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祥。妖孽也。

林子曰。常也者。常也。而天下之至和在我矣。

林子曰。老子且無以生爲矣。而況於益生乎。故曰祥。不曰益生焉。已也。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爲妖。不名爲道。妖亦祥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林子曰。何以謂之言者不知。夫道其可得而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道其可得而不言哉。孔子曰。吾無隱乎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者不言。邂逅之際。目擊而道存矣。道豈有在於言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玄同。豈非其同出於天地之始而玄。而同之邪。然其恍惚杳冥之中。渾渾然有所謂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擬議者。故以玄名之者。玄也。老子曰。聖人惔惔爲天下渾其心。豈不以渾天下之心。無善無不善。無信無不信。而玄同之者。玄同也。

或問老子之道。和其光以同其塵。而非所



謂玄同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同者。則亦同之以玄而已。而無所於同而同之邪。猶之曰常善救人矣。曰芻狗百姓矣。既曰常善救人矣。而謂之芻狗百姓也。可乎哉。既曰芻狗百姓矣。而謂之常善救人也。可乎哉。蓋聖人之心。直與天地而同其大。固不煦煦然常善救人以爲仁也。亦不孑孑然芻狗百姓以爲義也。亦惟付之自然。無爲而已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下貴也。夫人之同者。同出於同而非玄也。聖人之同者。同出於玄而非同也。夫同出於同而非玄也。有我。有非我。論語所謂比者是也。比矣。則人亦可得而親疎之。亦可得而利害之。亦可得而貴賤之。若同出於玄而非同也。無我。無非我。論語所謂周者是也。周矣。則人誰得而親疎之。誰得而利害之。誰得而貴賤之。此其所以爲玄同。而爲天下貴也。故曰聖



人通天下爲一身。而因物付物。則亦何容  
心哉。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  
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  
民自樸。

林子曰。何以謂之多忌諱而民彌貧乎。法  
網密矣。而民則動而觸法。抵網不惟忌而  
有所不敢爲。亦且諱而有所不敢言。夫是  
民也。則將何以利用而謀生哉。故曰彌貧。  
林子曰。夫法令本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  
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  
爲姦也。惟其滋彰。故曰多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林子曰。何以謂之悶悶之政乎。所謂不以  
智治國。悶悶而抱一也。何以謂之察察之  
政乎。所謂以智治國。察察以爲明也。何以  
謂之淳淳之民乎。淳淳龐厚。質任自然。何  
以謂之缺缺之民乎。缺缺凋弊。風俗以漓。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奇。衰也。

林子曰。正而反爲邪。善而反爲妖者。此豈  
非其禍之所伏耶。邪能反而正。妖能反而  
善者。此豈非其福之所倚耶。正而邪。邪而  
正。善而妖。妖而善。蓋有莫知其極矣。然正  
邪善妖。其無有以正之邪。正也者。正之也。  
正其不正。而必欲其反之正也。但正之以  
正。則必因其正而復邪矣。正之以善。則必  
因其善而復妖矣。而推其所由來之故也。  
以民之迷於邪於妖也。其日固久。則亦安  
能卒變其邪而爲正。妖而爲善耶。下文乃



言所以正之之道。無待於正。而民自正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曰割。曰剝。皆謂芒利傷物也。

林子曰。此聖人之政之所以悶悶也。而方而廉而直而光。蓋帥之以正也。而不割不剝不肆不耀。亦惟以俟其自正已爾。故曰正已而物正。老子之教也。當與孟子格君心章參看。

集解。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礪少



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



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畧倣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責其天。

會其精對漢子自精於對世遂不辨其  
百點對之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道德經釋略卷六

袁希朱校正

第五十九章

張志疇命梓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林子曰。嗇也者。嗇也。豈曰修身莫如嗇。而  
至於治人事天亦莫如嗇。何以謂之嗇也。



又何以謂之服也。服之者。嗇之也。服者。服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服則不能嗇。何以謂之重積德。復以積德。早而服之。則謂之重積德。夫曰早服。曰重積德。豈非所謂深根固柢耶。深根固柢。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曰無不克。嗇而早服。而至於無不克。則莫能知其極矣。莫知其極者。易之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余於是而知深根固柢。豈曰修身。抑亦可以治人。故有身之母。而長生。又視之道在我也。有國之母。而長治。又安之道在我也。或問老子之學。果在於長生歟。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爲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又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旣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



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爲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元精而不屬於精。元氣而不屬於氣。元神而不屬於神者。此其所以能長生也。

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生滅。釋氏之常道。釋氏之長生也。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爲而已矣。夫無爲之道。豈曰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億傳不云乎。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

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陰邪之氣。舉不得。奸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民神不至。雜揉鬼神。盡其道而爲鬼神之德。聖人盡其道而爲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交會也。衆水所會也。

老子億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衆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勝牡也。以靜爲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又則爲柔所伏矣。由是觀之。下人者。取人之道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人。有心以取人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人。無心以取人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爾。



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爲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人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大。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奧。妙也。深遠之義。

林子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奧也。故善人能器此奧而寶之。珍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奧爲寶。而常依道以爲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林子曰。人雖自棄乎道。而道則曷嘗有棄



乎人哉。人苟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卽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卽此意也。由此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歸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之盛心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坐，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

林子曰：此言至貴至富，不如坐進此道者，以其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也。其曰求以得者，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曰有罪以免者，釋氏所謂罪福無主也。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卽爲也。所爲之事也。

林子曰。夫道本無爲也。而曰爲無爲者。非無爲也。而無爲以爲之爾。道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爾。何以謂之味無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味無味。以道之無味爲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味。故能爲之而無爲。事之而無事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大小多少。論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也。常清靜經曰。大道無情。夫旣曰無情矣。何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爲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有怨。



有德矣。殊不知此乃與有怨德私情而爲刑戮之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能不與世而相爲酬酢邪？亦惟渾渾悶悶，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已爾。不知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怨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是而已矣。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足以為老子。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林子曰。安而持之。未兆而謀之。脆而破之。微而散之。豈不謂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乎。此非聖智不能也。其有利於民也大矣。而民不知也。若也。不知未有而爲之。未亂而治之。爲之執之。不知慎終。常於幾成。每有敗事。而猶然自以爲聖。自以爲智。而民之受害且百倍矣。何利之有。如此聖智。而非老子之所絕而棄之者乎。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者。如日月既食而復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欲不欲。謂衆人之欲。我不欲也。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何以謂之學不學。謂衆人之學。我不學也。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不欲之欲。而欲自足。不學之學。而學日克。則亦何爲之有。又何以謂之輔萬物之自然也。而聖人者。亦惟輔相天地之宜。以順物理之自然已爾。抑豈敢有所於



爲。以。咈。自然之理也哉。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民。何以愚之。豈不以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乎。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乎。聖人者。不以利害惕其外。是非搖其中。故其民皞皞熙熙。至於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與。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林子曰。何以謂之楷式。一則爲福。一則爲賊。可以爲天下萬世之楷式。而不知所從違矣。何以謂之玄德。又曰深矣。遠矣者。豈非玄之又玄。乃從衆妙之門出邪。深而不可



測也。遠而不可窮也。故惟其深也。則不可以測而知也。惟其遠也。則不可以度而窮也。以此治國。而無爲爲之。有不至於大順乎。然此言甚正。而曰與物反矣者。何也。蓋以其深遠之德。而人莫之能知也。

集解。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老莊云。

###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也夫。

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爲大。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大而似不肖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器也者。有方有體。而局於器矣。器則有所於肖。道也者。無方無體。而不局於器矣。不器則無所於肖。若子貢之器。雖曰瑚璉矣。然亦有方有體。人皆得而器之。人皆得而肖之。至於孔子。無方無體。無可不可。其誰得而器之乎。其誰得而肖之乎。或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豈非所謂不肖乎。人邪。而曰人不得而肖之者。何也。林子曰。惟其



道大而無所肖於人。故其人亦無得而肖之矣。

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爲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爲不肖也。不亦宜乎。老子嘗有言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至於明道若昧矣。進道若退矣。或若顯矣。上德若谷矣。大白若辱矣。廣德若不足矣。建德若偷矣。質直若渝矣。是皆老子之不自見者如此。而人安得不大笑而不肖之邪。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



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三寶？夫孰能持而寶之？太史公曰：申韓原道德之意，夫道德慈矣。而申韓之徒，其能慈乎？道德儉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儉乎？道德後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後乎？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游，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

林子曰：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成器長。

###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戰士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爲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爲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爲古之極乎。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老子億用兵有言。意古者兵志之詞。而老子稱之。下文是也。不敢爲主而爲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憐恤。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爲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人。猶無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



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或問用兵以慈爲寶。何謂也。且聞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豈其以慈爲寶與。林子曰。是固然矣。汝獨不聞禹益之班師乎。干羽兩階。有苗來格。又不聞文王之伐崇乎。是致是附。四方無拂。至於不得已而抗兵相加焉。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故曰夫慈以戰則勝。而曰哀者勝矣者何也。非所謂天將救之。而以慈衛之與。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林子曰。何以謂之吾言甚易知。而又曰天下莫能知。何以謂之吾言甚易行。而又曰天下莫能行。豈不以舍易而求難耶。然吾



之言則有宗也。吾之事則有君也。言之宗。事之君。則是我且不能自知矣。我且不能自知。而人安能我知而知我耶。此聖人之所以被褐懷玉。而爲天下貴也。

或問夫惟無知。而林子則曰我且不能自知者何也。林子曰。言則有宗也。我其能知我之言之宗乎。我其能知我之言從我之宗而出乎。事則有君也。我其能知我之事之君乎。我其能知我之事從我之君而出乎。獨不聞釋氏之所謂如來乎。如如不動之中。蓋真有不知其來也。從何而來也。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余於是而知所謂行不言之教者。言矣。而不知其所以言。雖謂之不言可也。又所謂處無爲之事者。爲矣。而不知其所以爲。雖謂之無爲可也。由是觀之。我且不能知我矣。况於人乎。而能我知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莫我知也。夫惟其能無知也。故其人之莫我知。



此老子被褐懷玉之本旨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見也。則人因其所見。見而知之。而曰夷者。則人惡得而見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聞也。則人因其所聞。聞而知之。而曰希者。則人惡得而聞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得也。則人因其所得。得而知之。而曰微者。則是老子之得。而實無所得矣。而人惡得以其不得之微。得而知之也。此其所以知我者希也。其能免於下士之所笑邪。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集解。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爲



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

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體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覆。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爲身。方寸之心。以爲心。則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厭其所生。蓋天之生我也。而有如是其大矣。顧乃自狹其居。豈非所謂罔而生也。而厭其所生乎。林子曰。狹其居者。厭其生也。故下文只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縶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縶。音闡。緩也。

林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以其勇於敢也。而無所逃矣。

###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本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又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



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爲。而曰難治也。集解。上有爲。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爲者。而曰賢於貴生也。集解。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拱通。拄也。

荀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爲衆木之所壓。

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老子億。抑高舉下者。謙之惡。盈而好謙也。損有餘補不足者。益之損上而益下也。老



易之同如此。

林子曰。常人則恃其所爲。而居其成功。豈非其欲見賢邪。惟聖人則不然。

###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子億。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吳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耻負之爲強。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故視之若反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

###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謂和解。

集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



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讐。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讐。既諧和。則不得相讐。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卽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責取也。

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明徹也。



集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子曰。有德司契。而不責取於人。謂非善人而何。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集解。器至小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老子億。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億。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

司馬溫公曰。雖疎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老子億章內三使字。皆有深意。蓋必有悶悶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反薄歸厚。固不可以易而致也。

###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億美。謂華采也。有道之言。直指本真。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忘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學日損。無事博洽。

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



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具道之真言  
夫子意美謂華采也。有能之言直誅本真  
之道而不容。

入日會之天多能除而不害聖人

道德經釋畧跋

跋曰吾

師三教先生倡道度世大都以心為宗以自  
性真經為教而非他也故孔老釋迦生乎  
先生之前各以其自性真經而儒之道之  
釋之以必傳於天下後世者是乃孔老釋  
迦之心也先生生乎孔老釋迦之後而以  
其自性真經以序列孔老釋迦之教而一  
之以必明於天下後世者是乃先生之心



也。先生昔有常清靜經釋畧矣。茲又有道  
德經釋畧。一皆發之以自性真經。俾天下  
後世得以探其微辭。會其奧義。而不爲剖  
竊前言。億擬而註疏者之所晦蝕。以文害  
辭。以辭害意。而先生之釋畧。誠皆有以廓  
清之也。夫老子之道德尚矣。而魯論七篇。  
何爲乎專言仁義哉。無乃與先道德而後  
仁義之旨異與。殊不知道德非能外乎仁  
義也。而仁義之渾涵者。則在所當先。仁義  
非能外乎道德也。而道德之呈露者。則在  
所當後。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豈  
不以太上志道。其次據德。又其次則依仁  
者乎。孟子曰。非行仁義。而朱子則卽其辭  
而解之曰。非以仁義爲美。而勉強以行之  
也。孟子曰。以德行仁。而朱子復卽其辭而  
解之曰。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  
仁也。由是觀之。則老子道德仁義之教。曷  
嘗與孔孟異邪。日者標侍側於宗孔堂。而



先生嘗謂標曰。女知所以為仁為義乎。其始也。後仁後義而先道。其既也。忘仁忘義而知道。其終也。由仁由義而行而得道。此其真經解經。蓋有出於五千言之外。而為三氏聖人之所未曾言者。倏聞之下。不覺躍然。遂敬錄之以佩服於終身云。門人陳標謹跋。

道德經釋畧跋

跋曰。夫老子道家之祖也。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則又千經萬論之祖也。由周而來。誦者數百家。而卒未聞有能窺老子之奧旨者。斯其故何哉。伏羲八卦。文王重之。豈非伏羲而文王之。而自重之邪。神禹九疇。箕子演之。豈非神禹而箕子之。而自演之邪。夫老子之言深遠矣。不有老子之復生。則亦安能重之演之。以闡明道德五千言。



之奧旨。以教天下萬世。如日之中天也哉。  
若我

師龍江先生。每以道一教三。度世度人。揔持  
儒道釋之統。而序列之。以開天下萬世之  
迷。迨今四十有餘歲矣。故其釋儒經也。則  
有經傳釋畧。四書標摘正義。正義續。其釋  
釋經也。則有金剛經統論。心經釋畧。槃論。  
其釋道經也。則有常清靜經釋畧。近又撰  
著道德經釋畧。凡六卷。二百四十餘條。其  
間又玄之衆妙。深遠之實義。真足以破百  
家似是之非。雖謂之以老子而釋老子。可  
也。故讀之者。無不心豁意融。蓋有若登尹  
喜之堂。而親聆老君之至誨也已。然則斯  
經也。非五千言以前所未有之經乎。斯註  
也。非五千言以後所未有之註乎。先生昔  
在宗孔堂。嘗謂大道曰。女曾讀道德五千  
言未。昔者老子乃以其自性真經。而草道  
德五千言矣。而先生之所以註道德五千



言者。謂非從自性真經中發出來邪。故其  
不屬於思。而非思之所得而知也。非關於  
慮。而非慮之所得而幾也。不謂之寂而常  
感。以利為本之自然乎。要而言之。三氏聖  
人。亦惟以見性為先爾。不先見性。豈識真  
經。真經之不識。而曰可以窺老子之經。與  
我先生之註也。必不然矣。門人陳大道謹  
跋



